弘明集卷第六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墳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析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横之論而沙門无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詣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豫聞佛法沖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闚妙絶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滌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滌塵垢於胷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龍

智和

契經世務四書雖倫真諦則吏尚元
以喻其操遺榮寵則舞許元以過其
志味玄旨則潁州元以余其風夫紛
機則於希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謂則
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
才辯居操雜未見秀異濫若淫滑滓
波派若薰蕕同器若源清則流應
辭根深則條暢必茂者其言行而始
益一不倫究其本末幾无有於僧之附
以致惟朕由於此於皇帝之志皆據
眾之失力皆在鍾鑄之間陶鑄以成
聖者為道不在行才必應器然沙門
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
捨榮華之重要形好之飾守清節之
英研心惟理屬己唯法棲足而安貧
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
邑肅為物軌則然倘事迹無元一可
採何兩說之高逸而業尚之所至
於營求孜孜無度宰息或妄殖田園
與鬼天夯流或閭於博易與眾入競
利或給持醫道輕作奏書或役可異
端以消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
或說道假權要財時意或聚畜財積
朝雜[illegible]第[illegible]張

頤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
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
亦何足以摽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
以一風俗此皆无益於時政有損於
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
所大患且世有五横而沙門處其一
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
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罪
刼之殃修善便有无窮之慶論罪則
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
勵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强逼切勒
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
損妻孥之分會同盡肴膳之甘寺廟
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
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
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地聽
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
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
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
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
信請承下風脫有慙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荅主人撫然有閒慨尒長歎咄
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

智和

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
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略
舉一隅自可思及其宗矣蓋聖人設
教應器授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
錄善心於毫端志鄙吝於丘壑片行
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
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
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
以稱大者由無職潔之清道之所以
稱晦跡者以无赫然之觀夫慈親嬿
婉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
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
如枇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
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茲豈
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
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
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
周号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
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
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
極商也慳吝賜也貨殖予也難彫由
也凶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
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若共剥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識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鵄梟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无似相之問也君子過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又云蔬飡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无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

弘明集卷第六　第五張　墳

智和

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虵螫手斬以
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
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
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
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
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
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
文賣藥以繼之君平卜筮以補空張
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
等皆是違俗道世之人耳未正見有
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
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人恥與
流輩動有万數至於軆道神化超落
人封非可筭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
乎宜其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
哀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
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
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
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之不
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
望或趣楚嗷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
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
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彼
至雖生死彌淪玄塗長遠要自軀策
必階於道金輪之業忽若塵垢帝釋
之重蔑若粃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
自非一擧頓諳體倫圓足其間何能
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擧玄黃
安渾擧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
之豊婚宗盡誅四罪之暴合朝流放
此何異人昔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
在足刖遂欲通服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
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
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
當矣是以千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
桑善誨而堠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
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
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
八難幽嶮非刑法之足請以三藏銓
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
莊之謂道品无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
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
練神明精麁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
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

弘明集卷第六 第七張 境

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无無獲非
盖謂何云世有五横沙門處其一焉
凡言横者以其志无業尚散誕莫名
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
户而浮游卒歲或尸禄素飡而莫肯
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
竟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斲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乱正大敗風俗
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
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横理故
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
與唐虞竟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
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之賓商
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
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
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君勦
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无綱紀制太
半之税家无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
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
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
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
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反
不容己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

弘明集卷第六第八張 塡

誘喩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
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
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
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講之警策妙濟
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去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合德至淳
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
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
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云
會盡有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
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
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
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搆室將
擇貞村以求堂宇之餝精簡種子以
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
地卜居要選於塽塏之處是以知三
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
耳去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之虛費
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餝宗廟
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
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
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

吟味

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
望自然拱默以悕安樂猶無柯而求
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
修已爲困矣何以乃畝百姓之耳目
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
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聵瘖瘂之對幽扅弥劫之殃
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等秘
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寶聖王御世
絶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
以籠群雋川無扣浪之夫谷无含數
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
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焉
甲士却走以蕃嘉穀委於中田倉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
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
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撫憂時之不足
不亦過乎云悋太官而腫口臨滄海
而捫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景捕風莫知端緒大僞辯乱真
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下和所以
慟哭然妙音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
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頻溯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張　弍

拔幽極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
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恵澤覃溉則九
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音而歸誠帝
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
心士庶覲真儀而奔至落落焉莫非
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賓
軌然垣墻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
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弥綸而理與
之并德苞无際而事與之隔予執迷
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不覩其明雷電振地而聾
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
宮商之音斐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
緣子何幸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
衆人所悲寔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
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日聞大道之說
弥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優
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
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
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
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
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

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道士有為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明徵君（僧紹）

及聞殊論鈇言置家有懼證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諡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篇[illegible]）正曰道家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乎㴱生七章而得一盡虛无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恭漢之妄嫉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戒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
得俗諦覺道非可事類然精深所會
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无妄
於外大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
道之所通也故其緣精研照非養正
之功徹善惜極異殆廢自崖道濟在
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
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无
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
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圖應无窮老止
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
議殊生圖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
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
闡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槩其同夫由佛
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
挾覺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
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滿道盡祇多
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
弘明集卷八　第十二張

室

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
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
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
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
之道何拘五教沖用因感既夷華未
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
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
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沿
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
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
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
況由之拯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
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既變致遠
有節舟車之譬得无翩乎而刻舟守
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咸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
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
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日今以廢宗祀為祀順存嗜欲以
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无
及賊矣毀絕惡自彼為鄙道无必貴
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之置義
成獨說徒欲盡溺於凡觀豈期率埋
於聖言耶

論曰涅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无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
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証濫
辞非而滞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識哉
是言其諸經詭信慢欲以蔔濟其違
求之聖言國不容識矣今之道家所
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
金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
是其說術驗之而竟无覩其然也又
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名補天曹
隨其本福雖大乘老莊立言本理然
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
為乱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
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託
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五張 [illegible]

智和

教證成其僞立言殊雜師學无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謬乱已甚矣客既志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來也老子之教盡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正其分虛无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皓氣養和失得无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羨達不謀已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咸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佐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布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无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

教因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
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强學
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辱而描摹
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
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
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
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
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
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
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
者巖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
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
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
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
能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
有生為塵毒故息教於君親不驚議
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拓
恩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
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
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
習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剡難

吾門世恭佛男氏奉道道也與佛逗
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
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隅五
帝之秘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
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
其義安可輙駕庸愚誣罔神極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
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晃越人
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
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烏哀
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須既病盛
生兼此亦䰟雷幾氣況驚舟失柂於
空壑山足无絆於澤中故覘陰之間
雖寸每遠不縫其徒也欲使覬後餘
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
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
製未理承復峻其門則希子無踞誠
弘明集卷第六　　苐八張　填

智和

不待辨敬尋本有測高忘雖神道所
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
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
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
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抱懷未及厝
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
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
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
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
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
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
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
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
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
窮法性虛无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
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无二者為
逗極於虛無當无二於法性耶將二
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
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
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覓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驗馳佛道无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言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廢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闇闇從来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无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无侮道本

智和

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
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
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
理類所闕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荅
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
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畱地不欲使
方寸舊都日夜荒漫平生所困橫墻
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
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懸魄中
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
子奇意果能翔牘趣情妙見正祈既
趣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
是其所謂本乎
荅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
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
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
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
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
照鼓欲參神精明駈動識用沉藹所
以倒心下灌照隅於道至若伯陽專
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

靜靜准通也則照无所浸𩲡緒傳虛
故蕭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守
可而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
得令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前簡
且顛猖狂瞶不能復行次戰思定覇
宇內但敷生靈以棘志廣足下因象
以捫珠是以則帝屬王而神常一皇
有三而道无二皃乙之交定者鴻之
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
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
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
則别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
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
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
老如舊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
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
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
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智和

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无二觀情故
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
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
相措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
甞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
其情尊其所无漸清其順及物有滯
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畫舉而啓南
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
老氏不盡乎无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
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
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
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
是道言之乘於佛也道佛兩殊則鳬
則乙
荅彼周曰非鳬則乙迹固然矣迹固
其然吾不復荅但得其世異時殊不
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荅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

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撃道斯
存鄉欲必曲鞠其辞吾不知更所以
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俟其本恐
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荅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
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
荅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未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康巾環杖悠然日撃
偏墨闇闇從未何諍
荅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
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鬭其別有尊者
乎況夜戰鴻安軍見乙斯自康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孚中吾安得
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
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
勤務唯佛專氣抱一无謹於道乎
荅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
翔翩於四果鄉尚無疑其集佛吾不
翔翩於五通而於集道從何悔且賁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四張　坤

智和

聖冝本迹匪情急翾吾已有所集方
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
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
末殊為本末俱異耶
荅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揆一
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令極
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属垣耳隙
思潛師夜以遂啚掩天城恐難升之
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
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揆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
之勇智自縱横湊出
周重荅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
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
然去留元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
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
輙復往研遲承来指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誠
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
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

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
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
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儒鄉耳
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无人
識其无老氏之署有題无出斯域是
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馳騁未有能
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
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
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
沸皆由者有遊道論俗茲焉是患既
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
尚靜涉累實繳是道家之所以有稗
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
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
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
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
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
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
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
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
矣爝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權自寢足

知

下猶欲挽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
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
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
貳寶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
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
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
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
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
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
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儜虛任魄
魄緒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
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畫空
虛无識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
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
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
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
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
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
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
苟然則魄緒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
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

智和

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
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
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末極
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
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
不云盡魄吾所許也无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
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无而不盡有
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无非極莫備知無
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
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蘊
儻餘瞻慮唯足下其盼之念不使得
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
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
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
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
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
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

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
也自學之本即在教跡謂之覓乞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日
擊高情无存老跡音跡兩亡宗无所
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
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
則是真諦實義泌文可見矣將泌於
道章而得之乎為泌於德篇而遍之
也若兩無所泌而玄得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
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
知也斯自廉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
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鬪曰足下謂昔下之且藏即色
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
虛空則法性為偽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廉巾之士執虛无而
来詣曰尒不同我吾與尒鬪是下從
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
其廉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學
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
良虞芮之所以挹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翩於四果卿尚無疑
其集佛吾翩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
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翩於四果猶勤
集於佛教翩不翔於五通何獨斉於
道跡子理例不通方為彼許
通源曰當欲列儒圃道故先屬垣耳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
吾固疑其關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
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
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擇本暇
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雨家
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搉一源
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
亹亹甚可味予吾不崖管昧竭闚幽
宗若思探賾无階毫擼但鏡復逾三
味消鄙惑聊述所懷庶闡後擇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
化比泥洹長生等无死爰引世訓以
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識剪

智和

華廣化亦猶虫讙鳥聒非所宜効請
識論之槩周孔以儒墨為異老庄以
辯教明筌此皆闢漸近方未倫洪拓
也且虫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
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
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
歎必歎群近而徵之七珎人之所愛
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
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
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
盖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軌
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
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
我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滯俗流
覺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脩三
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
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
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
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溺惑无出此
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
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
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
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

惠山

彖擊瓦金鑑諧黃鍾耶豈不謬哉至
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毱繞貝埋
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
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
獸呴抗報万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
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
可以辟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
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
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
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
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
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
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
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含
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
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
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
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
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眾道
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
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
菌可與万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
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
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
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
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營宇
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
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
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
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
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舟者祈
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
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
弄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
不羽化即事何足無人尋二源稍迹
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
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
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
遊斐然竟興可謂指垂迹為蒼文餌
瞽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
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
有也則万相森陳若干峙立其排无
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
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
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

智和

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劾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又釋究詳渕況既和
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
碁弈數佛弥過精音愈昧夫飾楮貿
弥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
景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垂鳥
巢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
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
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巳
舉不復申撿玄於為素麾畢乎曹子
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
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謔儻
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搆五陰
合興形識謬章識以流染因結形以
愛滯緣生癸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
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
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
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
愚濟愚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大聖者
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
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
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弘明集卷第六　第十[illegible]張

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
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
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
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
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嬟同道左右
兩儀无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
教不嬟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
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
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
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
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
光潛導主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
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
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盡
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
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慱
則精踈兩汲精踈兩汲則對柔一致
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
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
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
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
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
餐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

智和

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无為用無為
用未能遣有遣有為懷霊芝何養佛
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
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
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
締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
而已無為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
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
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
教之筌耶敢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
亦不解道也

反乱一首聊酬啓齒

乱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
兮悠悠衆星兮指指大暉灼兮昇曜
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歸轂
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
遠逝下和慟兮淛側豈偏尤兮楚厲
良蔔藂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啓味